

(苏) M·斯捷伊加 Л·沃尔夫
黎鉴堂 马中平 译

494292



一个姑娘的爱和恨

5
10

海燕出版社

(苏) M·斯捷伊加

Л·沃尔夫

黎鉴堂 马中平 译

一个姑娘的爱和恨

一个姑娘的爱和恨

(苏)·M 斯捷伊加 II·沃尔夫

黎鉴堂 马中平 译

海燕出版社出版

淮阳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印张 162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25,811—80,890册

统一书号70102·56 定价1.15元

第一章

(一)

年轻的法庭女秘书看了看表，离开庭还有十分钟。她拉开抽屉，取出一叠浅蓝色的记录用纸。然后她照了一下镜子，把头上闪闪发光的卷发弄得蓬松，整理一下身上穿的又窄又短的裙子。

“打扮也没有用，”坐在窗边的打字员带着冷笑挖苦了一句，并把书签夹到了下一页说：“罗贝日涅克律师更喜欢留栗色头发的女人。”

女秘书根本没有理会这些话，她翘起她那朝天鼻子，傲然地步入大厅。

法庭的大厅非常普通。这类大厅在里加、瓦尔卡、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亚到处可见。尽管建筑的形状和大小各有不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厅内都配有笨重的橡木家具，在法官席高高的靠背上都印有烫金的徽章，使法庭显得肃穆、朴实。这些徽章似乎着重强调法庭判决的正确和法律的尊严。

、 审理工作已经进行三个星期了，但是里加人对这个案件的兴趣并没有减弱。法庭大厅每天都挤满了人。一些人对这起非同寻常的严重罪行感到不安，另一些人则对诉讼程序的某些细节产生了一种好奇心，也有人则只是想亲眼看看真

正的凶手。

审判桌的右边坐着国家公诉人罗伯特·泽尼斯。他慢条斯理地在翻阅案卷，好象想从中发现某种重要的、但被疏忽过去的情况似的。

辩护人伊瓦尔·罗贝日涅克是一个衣着讲究的年轻人，他面部消瘦，但显得精力充沛，漫不经心地翘着二郎腿。为如此轰动一时的案件辩护使这位年轻律师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于是他竭力使听众对他产生好的印象。

罗贝日涅克不时地看看挤得满满的大厅。一个坐在窗边的又高又胖的大婶用十分怀疑的目光瞟了一下证人，对坐在身边的紧闭着薄薄双唇的老大娘低声地说了些什么。律师正确无误地认出了这里的常客。多管闲事的人还大有人在呢！当再没有别的公共场所可供消遣时，这些人就到法庭闲坐，陶醉于旁听各种离婚案件或者各种违犯道德的罪行。如果法官决定审判案件时禁止旁听，他就会遇到麻烦！……

在大厅的尽头有一群吵吵嚷嚷的法律系学生。从那里传来了低沉的笑声和说话声：

“夫人，挤挤，让个座位。”

“你瞎挤什么呀？”

“你们看，艾姬已经取出了厚厚的本子准备记要点了！”

在听了令人厌烦的关于行政法和集体农庄法的课程之后，这起诉讼案对学生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见习，在这次见习之后就有争论和谈论的内容了。

突然，大厅响起了簌簌声，好象一阵轻柔的风吹动了海边沙丘上的松林。

谈话声眨眼间就停止了。大厅里一片肃静。助理检察员泽尼斯把案卷放到一旁。辩护人罗贝日涅克摆出一副庄严的姿态。女秘书把一绺不柔顺的卷发拨到一边。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侧门。凶手随时都可能在警察的押送下从那里出来。

总之，马上就要开庭了。

(二)

十月的天黑得特别早。昏红色的天空在里加教堂那蒙上一层淡绿色蛛丝的尖顶后面渐渐暗淡下来。暮色悄悄地溜进房间。城市开始闪烁着霓虹灯光。

内政局责任值班员打开办公室的灯，占去整整一面墙壁的城市凸起平面图，现在看得更加清楚了。图上用一些小房子和人形标出了民兵指挥部和警察岗哨。笔直的和弯曲的街道分别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小灯泡，一串串灯花好象曳光弹，标志着警车的行驶路线。扬声器排除天电干扰传出了巡逻队的简短报告：

“我是‘海鸥二号’。在契耶库尔卡尔纳。正按着预定路线行进。没有情况。”

“‘山鹰三号’报告。在里加斯纺织品公司围墙旁边的胡同里发现一大捆东西。显然是从围墙里扔出来的。正继续监视。等候指示。”

“我是‘海鸥八号’。有辆无轨电车在比克尔涅库街的尽头断了后轴。请叫修理队来。”

这个小小的办公室反映了拉脱维亚首都的生活，各种情

报从首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责任值班员负责听取和记录这些报告并发出相应的指示。

在隔壁房间，一个老练的中士正在和一位年轻中尉玩康乐球。头发斑白的法医正在象棋桌边认真研究对手的布局，难道这次也不能战胜瞧不起人的索科洛夫斯基大尉吗？索科洛夫斯基下棋非常走运，这使平日不动声色的法医大为生气。

法医一边让象回到底线，一边说：

“好吧，为了稳住棋局，只好暂时退却。”

索科洛夫斯基幸灾乐祸地说：

“不战而退啦？”

“一地的得失现在没有决定意义。”

大尉仍目不转睛地盯着棋盘，说：

“有一定意义。有一次我回到自己的故乡维利亚卡区，我正在区段警官叶祖潘的办公室里闲坐。突然门打开了，闯进一个大高个子，喊道：‘快去！杀人啦！在旧磨坊附近发现一具尸体！’”

中尉和中士放下康乐球杆，听他讲述。索科洛夫斯基大尉是内政局讲述各种小童话的能手。

大尉继续讲着，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堡垒①深入敌后。

“我同叶祖潘跑了出去，坐上摩托车朝磨坊驶去。一看，水沟里趴着一个年轻人，穿一双橡胶长靴，两手摊开，满身是泥。

①是国际象棋的一个棋子，呈塔形，相当于中国象棋的“车”。——译者注。

“爱抱怨的叶祖潘耸了耸肩。‘不好，得做记录，把法医叫来。我怎么向首长报告呢？’他马上清醒过来：

“‘还好，这不是我们的辖区。水沟是辖区的交接处！当然，死者是躺在我这一边，但是他没有站在我这边。你瞧，他的双脚在那里！走，打个电话去。’

“相邻区段的检查员来了。他绕着尸体转了转，哼了一下，说：‘叶祖潘，既然头部在你们辖区，就应由你侦查。’但是，叶祖潘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说，头部对活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对一具尸体来说就不是这样重要了。

“在他们争论时，尸体突然不见了！‘真奇怪！’叶祖潘抱头叫了一声。此时树丛那边有个人用低沉的声音问道：‘喂，你们没有东西解酒吗？’”

索科洛夫斯基向长边下了一步“王车换位”。

中尉和中士哈哈大笑；法医段溜溜地微笑着。只有检察机关见习侦查员鲍里斯·特鲁别克对如此突然的故事结局没有任何反应。他坐在房角一个低低的沙发上，弯着腰，两手捂着耳朵。镶着厚厚的镜片的眼镜滑到了鼻梁上。特鲁别克专心致志地研究自己的提要：很快就要举行国家考试了，每一分钟都很宝贵。

留着一束时髦小胡子，面孔黑黑的上尉正在调试电视。离开始现场直播体育比赛只有几分钟了。

“你的‘道加瓦’队一定会输的，”索科洛夫斯基一边宣布将法医的王后的军，一边温厚地拿上尉开玩笑说，“亲爱的，不要再伤脑筋了。年轻时就要爱惜身体，这是我聪明的姑妈说的，但愿她在九泉之下安息。”

上尉愤愤不平地说：

“你为什么这样说？今天一定会赢的！”

索科洛夫斯基却坚持自己的看法。

“如果踢输了你得请喝酒！毫无疑问，一定会输的。

‘道加瓦队’不沾甲级队的边，就象你把工资交给爱人之后，连一个戈比也不沾边一样。”

争论被扬声器响亮的声音打断了。

责任值班员发出简要通知说：

“行动组，出发！瓦伊罗加街发生了凶杀！”

上尉猛地站了起来，关闭了电视。法医遗憾地离开棋桌。见习侦查员特鲁别克把提要分别塞进口袋。

几分钟后，警车已经沿着克里什雅纳·巴罗纳大街驶向空军桥。

(三)

审判长叫道：

“证人马伊加·斯特劳特卡尔恩！让她进来！”

一个体态轻盈的淡黄发的女子走近审判桌。她那机灵有神的灰色眼睛凝视着法官。

律师不自觉地看着这位年轻女子那匀称修长的双腿。

检察员一边看着证人，一边自言自语说：

“她很激动。连手也颤抖了，大概是第一次出庭。”

证人受到警告说，根据法典某某条款，如果提供假证词，她将负刑事责任。接着，审判长便开始讯问：

“您在门诊部工作吗？”

“是的，我是区医生。”

“您第一个来到出事地点，请谈一下当时的情况。”

咚咚咚咚，鞋后跟击着柏油马路。马伊加用一只脚在人行道上用粉笔划出的方格上又蹦又跳。脸上流露出幼稚的微笑，眼睛闪烁着淘气的火花。现在能翻越过这堵破旧的大围墙，在墙那边用粉笔写上：“艾娅+扬卡=一对傻瓜”该有多好啊！

但是哪里能翻得过去呀……裙子太窄，大衣太长，再加上还有其它障碍。马伊加又跳过一“级”，然后沿着空荡荡的街道继续往前走。

来到城边，放眼望去，到处是金灿灿的树叶。凉爽的秋风在路面上刮起一堆堆黄叶。当秋风对这一点感到厌烦时，就竭力钻到马伊加的领子后面，把她的头发弄散。

被乌云遮盖的太阳仍然用一只眼睛斜视着大地。在一栋二层木屋的窗口上闪烁着微弱的灯光。

马伊加在路过一位上了年纪的女病人的家时，突然想起了她的病情：

“里面的洛伦茨感觉怎么样……”

洛伦茨一般都是在星期三到区医生那里看病的，但是现在她已经三个星期不来了。难道又病倒了吗？……她的的心脏不好，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而邻居按着她的话来说都是一些十足的恶棍。

马伊加停住脚步，盘算了一下，然后便打开便门，穿过院子。

前室显得有点儿昏暗，马伊加扶着摇摇晃晃的栏杆，小

心翼翼地爬上了二楼，一股酸白菜汤的气味一个劲儿地朝鼻子扑来。

在走廊上，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从门里探出头来，说道：

“是您呀，大夫。您找谁呀？我们这里好象没有人生病。”

这女人一边用围裙擦干净手，一边迎上前来。

马伊加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每次亲到格诺维娃·谢皮斯这所从不收拾的房子，她都厌恶得浑身发紧，而且房东本人总是头发散乱，衣衫不整，无法使人对她产生任何好感。

“我是来找您的邻居。她现在怎么样啦？”

格诺维娃撇了撇嘴道：

“是那个老太太吗？对她能有什么办法？这种人会随时把人折腾中风的，真是十足的反基督者。谢天谢地，最近没有看见她。”

马伊加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病重了呢？她走到门前，用力敲门，但是洛伦茨没有回答。

马伊加心里在想：

“出去了？邻居可能没有看见她离开。也许到农村去了吧？”

马伊加弯下腰，朝锁孔眼看了一下……

马伊加对格诺维娃喊道：

“管院子的！快把管院子的人叫来！”

管院子的人带着一个警察中士跑来，把门破开。房子中间有一把翻倒的椅子，地上是斑斑血迹和花瓶的碎片。墙壁也溅上了血迹。阿莉达·洛伦茨躺在床上，用被子和枕头盖

着。

老太太已经死了。

(四)

证人室比较简陋：四壁空空，窗户狭窄，房内放着几把旧式长脚椅。

格诺维娃·谢皮斯在一个墙角里坐下，提心吊胆地往外张望，但愿不被各种问题缠住不放就好了。

自从在中央市场被拘留以来，格诺维娃就竭力避免同政府人员相遇，看到警察时，她就走到街道的另一边。

她被拘留的事发生在去年夏末的时候。格诺维娃在一排排象在汽车库那样紧紧相靠的集体农庄卡车之间来回走动。

她低声地问一个麻利地直接从车上出售苹果的两颊绯红的胖女人：

“要件好毛衣吗？”

“拿来看看！”

格诺维娃贼头贼脑地环顾一下四周，从提包里拿出一件蓝色的毛衣。

女庄员拒绝成交：

“不合适，要是红色的就好了……”

“也有红色的。”

但是格诺维娃还没有来得及拿出红色毛衣，有个人碰了一下她的肩膀。

一个穿便服的男子低声而坚决地说：

“公民，到派出所去！”

幸亏当时小尤济克只有一岁，不然的话大概会够她受的。

现在又……

起初她被传到民警局，一次，两次。被迫等待、思考和回忆。后来又被押到检察机关。现在得呆在法庭上。天知道，结果将会如何？

格诺维娃陷入了忧郁的沉思之中，连有人叫她进法庭大厅也没有听到。

审判长看了一下厚厚的卷宗说：

“证人格诺维娃·谢皮斯！您同死者洛伦茨是邻居。您能就本案的实质说些什么吗？”

格诺维娃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审判长，说：

“什么案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和她没有任何来往。可别诬赖好人！”

大厅尽头传出了笑声。审判长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大学生们，又重新讯问证人：

“关于阿莉达·洛伦茨您知道些什么情况吗？”

格诺维娃鼓起勇气说：

“什么也不知道。对于这种人难道能了解吗？她象只黄鼠狼，成天躲在自己的洞里。房间总是锁着。我们紧挨着住了多少年，但她一次也没有邀请过我到她家。”

“亲戚或朋友来访过吗？”

“哎哟，上帝的圣徒呀！她从来没让任何人到她家里去过，只有女医生和房管局派来修理房子或办其它事情的人例外，即使这样也是通过小缝谈话，房门用锁链锁着。”

格诺维娃响响地擤了一下鼻涕，说：

“一个十足的守财奴。为争得一个戈比而宁愿去上吊。因交电费的事出尽了洋相，真不象话。有一次，因为她而整栋房子断了电。但是，她对自己却很大方，总是糖果不断。”

法官本想让这种滔滔不绝的讲述平静下来，但最后改变了主意，说：

“您对侦查员说，有人在洛伦茨家里住过。”

“我说的是真话，完全是真话。起初是米尔扎，看样子是个软弱的姑娘，其实厉害着呢！她放肆地咒骂老太太。往往闹得彼此抓头发，不过老太太最后还是占了上风。米尔扎收拾了个人的东西，气冲冲地走了。这对老太太来说等于从她的嘴里拔掉了金牙。她又领来了另一位小姐，叫做塔马拉。这是一个无处安身的可怜的姑娘，整日嚤嚤地哭个不停。”

审判长问：

“塔马拉在洛伦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

格诺维娃掰着手指来数时间。

“到秋天，对，住到秋天。当时我的女儿齐娅已经上学了。有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在追塔马拉，他衣着很排场，穿一件进口的拉链短上衣。看样子就要结婚了。老太太知道后气得脸都发黑了。就在当天因为一条裙子她们差一点儿打了起来。有一点儿我搞不清楚，是老太太偷了裙子呢，还是把裙子烧坏了。”

法官用铅笔敲着桌子，问：

“您是怎么知道的？”

格诺维娃垂下了目光，小声地回答：

“是在门外偷听到的。”

“请问，最近洛伦茨是一个人住吗？”

助理检察员泽尼斯继续讯问。

格诺维娃摇摇手说：

“不，不！塔马拉走后立即又来了另一位小姐，这是一个深沉的姑娘，经常很晚才回来。天一亮就出门，待我起床时，已经不见人影了。我甚至来不及看清她的模样。叫什么我不清楚。最近一个时期她压根儿就没有回来过，就是说一直到医生发现老太太被打死为止都没有回来过。”

审判长严厉地提醒她：

“当发现洛伦茨被打死时，您在场吗？”

“我的天呐！太可怕了！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索科洛夫斯基指着一扇紧闭着的门问：

“是这里吗？”

民警中士垂手立正。

“是，大尉同志！”接着小声补充说：“为了保护现场，没有让任何人进去过。”

“好样的！”

大尉用万能钥匙打开门，站在门槛上。

“开始吗？大尉同志。”侦查员特鲁别克说。他站在肩宽膀大的索科洛夫斯基身边，看上去完全象个小孩儿。格诺维娃、马伊加以及其他见证人还没有跨过门槛。

房子相当宽大，但却摆满了东西，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房内放着一张厚实的圆桌子，配有几把沉重的椅子，一只高高的餐具厨和宽大的抽屉柜。

索科洛夫斯基大尉喊道：

“打开摄影机！”

摄影机发出吱吱的声响，把出事地点的环境摄取到胶片上。技术鉴定人首先拍完房间的全貌，然后拍摄每一件东西。

民警局监察员组长和检察机关侦查员有步骤地察看了出事地点。首先看天花板，然后看四壁、地板和每一件东西。他们一步一步地绕着房间转，逐渐接近房间中心。

特鲁别克清查了抽屉柜里的东西。看样子在不久前烫得好好的白色衬衣在抽屉里被乱翻揉皱了。

他自言自语地埋怨说：

“好象这里有人乱翻过。”

法医着手检查尸体。死者是仰身躺着的。医生从她的头上拿下了枕头，死者的脸部血肉模糊。格诺维娃惊叫一声跑出了房间。马伊加厌恶地扭过头去。

法医断定说：

“被一件沉重的钝器击中了六至八下，颅骨大概被击碎了。”

索科洛夫斯基大尉问：

“请问是什么时候死去的？”

“大约一星期以前。”

索科洛夫斯基表示同意：

“完全可能。难道在整栋房子里没有一个人看见什么、听到什么吗？邻居在哪里？”

中士把格诺维娃领来。她已经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并锁上了门。

索科洛夫斯基指了指床问：

“您是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见她的？”

格诺维娃默不作声。最后很费力地说：

“在星期三。上个星期。我在厨房里洗衣服，门开着。洛伦茨大概是到小铺去买东西了，手里提着一只铁桶。此后再也没有看见她了。”

特鲁别克问：

“在当天晚上您没有听到喊声吗？或者在第二天听到喊声？”

格诺维娃摇摇头。

突然传出了嘶哑的声音：

“我听到了！”

大家回过头来。管院子的人站在门边，手里揉着帽子。

特鲁别克问：

“什么时候？”

“上星期四……恰好有个亲戚来找我。我们坐到了下半夜。亲戚正想回家，楼上有人可怕地惊叫起来。我的妻子也听到了，她还说：‘大概格诺维娃又同洛伦茨老太太吵起来了。’”

索科洛夫斯基看了一眼法医说：

“在星期四？八天了！”

医生肯定地点了点头：

“完全可能。”

大尉朝格诺维娃转过身来，问：

“星期四夜间您在什么地方？”

“在家。夜里我总是在家。”